

【晨暮-親愛的媽媽】

小時候嘉義鄉下還沒有空氣汙染，所以夏天就像席德進的水彩畫一樣，天很藍鋪天蓋地的映入眼簾，乾淨透明像水剛調開的鈷藍，遠方白雲像新買的重磅水彩紙，潔白無瑕只有一點點隱約的紙表肌理。這裡大半時候都空氣清新豔陽高照，老遠便可以清楚看到遙遠天際，若朝著東邊的白雲看過去，深色的陰丹士林藍便接手暈染出層見疊出的中央山脈。

我國小同學蔡 X 明的媽媽為了省錢，沒有準時去洗腎，所以在工作時暈倒了。

記得那天一如往常，是個藍天白雲艷陽高照的早上，剛升完旗，火辣太陽曬得每個小朋友頭昏腦脹。剛剛開晨會的水泥地，把太陽熱輻射反射了上來，操場彷彿是上下火全開的烤箱，直逼得人喘不過氣來。才進教室的小朋友還有點喧鬧，突然一瞬間，隱隱沸騰的班級就變成一片死寂，原來是門口出現了眾人畏懼，全校最兇狠的訓導主任。無論何時只要主任站在門口，十之八九就是班級秩序不佳，吵鬧喧嘩驚擾到他，接下來便是全班連坐處罰的慘劇了。但是主任今天卻一反既往，並沒有丁點怒氣的走進教室，只是冷漠的問著：

「誰是蔡 X 明」

看著微抖舉起的一隻枯乾小手，主任還是冷漠地接著問：「蔡 X 明，你媽媽昏倒，送到省立醫院，你爸爸在哪裡？」

我同學阿明深深懼怕訓導主任的威嚴，令人恐懼的主任只要聽到不順耳的話，就會使勁捏起淘氣學生的臉頰，另隻手便接著狠狠的甩人耳光，阿明對主任打人狠勁的害怕，遠遠大過聽到媽媽昏倒的噩耗。他咕咕嚶嚶含糊不清地說了老半天，已經嚇傻的孩子說不出任何有意義或是完整的句子，既說不清楚家住在哪，也聽不出來爸爸在哪？但從沒耐心聽人說半句傻話的訓導主任，此時卻只緊緊蹙著眉頭不發一語，又著手靜靜聽著阿明顛三倒四的低語，彷彿在努力想辦法理出個頭緒。而我看到最好的朋友阿明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也不知哪來的膽量，就舉手起立跟主任報告了：

「老師，蔡 X 明他沒有爸爸，他們家只有他跟他媽媽。」

主任彷彿早就知道了這個答案，一句話都沒說，毫不驚訝的轉身就走。又過了一下，主任跟著另外一個胖肚皮、白襯衫、梳油頭帶著笑容的長官一起回來了，兩個大人把阿明跟我領到可怕的老師辦公室，一坐下便說著：「等下十點左右有公車，你們兩個到嘉義去看你媽媽！」主任邊說著話，一旁微笑正開心著什麼事情的長官，便遞給我們兩人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地址還有幾個有頭銜的人名，接著又遞給我們各一張綠色100元紙鈔還有些零錢，我跟阿明畏畏縮縮的拿到錢，但手裡一捏著錢便難忍興奮地開心了起來，想到今天不用再上課，沒有考試跟作業，可以冠冕堂皇出遠門，還有這麼多的錢，可以去繁華的嘉義市玩，太多的美好事情一起出現了，兩人坐立難安恨不得已經收好東西蹦上車，辦公室的老師們又交代了一些事情，終於看到主任揮手叫我們走。兩個得意忘形的小小人嚇了一跳趕快答「是！主任！」，接著才想起來還要轉頭敬禮。一出辦公室憋著笑興奮地跑回教室，教室裡已經開始上課了，但任課老師只看了一眼卻什麼也沒說，繼續領著同學們念課文，我們好像是披著隱形斗篷的魔法學生，但是收拾東西的動靜，還有難抑的興奮情緒，讓前後左右的同學也隱忍不住而騷動起來，但礙著還在上課的老師，只能用羨慕的眼神偷偷看著，期望能夠看出什麼端倪。

背著書包，兩人颯的一聲，快快沿著整個學校的長廊望著校門跑去，校門口的大鐵門已經緊緊的關上了，而旁邊的側門還剩著一條縫，我們倉促地跑著像是電影的驚險追逐，前方的側門似乎就要闔上永遠不會再開啟，而身後好像有滿山遍野的怪獸追兵，逼的我們用盡了最後一點力氣，終於在電光火石的一刻跑出了牢籠的鐵門，又跑了幾十公尺，筋疲力竭但是可以安心安穩慢慢地走了。鄉下國小大都很偏僻，學校距離公車站都有點遠，頂著大太陽要走到渾身滾燙才能到達等車的地方。公車站其實就只是隻光溜的鐵桿，上面有個斑駁陸離的圓牌，各種褪色破爛的符號中間，有兩個蝕滿鏽點寫著淺藍色"國小"的繁體字。而站牌旁的乘客必須保持警覺盯緊遠方，仔細查看每輛朝我們開來的車子，是不是那每天只有幾班的薄鐵皮綠紋公車。接著要高調用力揮動手上的物品，希望能引起等不到乘客司機的注意，如果乘客太慢被發現，剎車不靈光的公車，就會停在老遠老遠的地方了。雖然知道必須緊緊守在這個站牌，只是今天晴空萬里艷陽高照，此時附近一片空曠，近午惡毒的光箭完全沒有遮蔭，就算是野猴子般的我們，也無法再忍受這樣的燥熱了。還好附近有棵碩大的芒果樹，商量了一下便決定躲到了樹下，繼續等著那輛不知是還沒到，還是已經開走的嘉義縣公車。

太陽越來越高，已經快到頭頂正上的烈焰越來越炙熱焦烤，柏油路已經開始軟化，地表的熱氣把馬路盡頭折射的景象，烤的扭曲變形還左右搖擺了起來。不知道在這赤焰下烘烤了多久，孩子們把已經把所有調皮把戲都要弄完了，而公車還是沒有來。突然，寂靜的鄉下馬路上，遠方學校傳來下課休息的廣播鐘聲，被鐘聲被制約的肚子轆轤地叫了起來，現在應該是平常偷吃便當的時間了，也可能是早上還沒吃飽，或者就只是鄉下小孩永遠都飢餓的身體。但是鐘聲跟嘰咕聲可好好地提醒了我們，我們轉身對看，兩人同時心慌的說：「慘了！我們忘了去拿便當了」。但是不知道公車現在到底在那，是應該繼續等公車？還是應該回學校？迅速商量了一下，很難抵抗想吃午餐的慾望，兩個人

放下書包清光負重，一轉身就如百米的選手，閃電般地衝回學校去拿那個不能放棄的便當。

今天的運氣很好，便當才剛開始蒸，阿姨也不在廚房，所有人的午餐都好好的裝在蒸飯箱裡，以班級做區隔一排排的放在蒸籠架上，我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蒸飯格，阿明的是一個暗灰色滿滿黑點的軍用鋁製便當盒，而我的是有肉有菜裝在亮亮不鏽鋼的便當盒，還有另一個裝的是貢丸湯。拿著我們的便當，趁著還沒被午餐阿姨跟老師發現的時候，兩個小賊像麻雀一樣地飛奔而出。一溜煙再次跑過了整排教室的長廊，跑過學校門口的大樹，衝出了牢籠鐵門，甩開身後那一大群隱形的追兵，又一次踩著燙腳沉軟的柏油路，飛快跑過公車站牌，回到大芒果樹下。狠狠喘了口氣，打開千鈞一髮才找回的便當，這一霎那，幸福跟陽光透過樹葉罅隙照在身上，樹頂上是湛藍的天空，淡淡一抹白色的雲彩，我們無憂無慮開心的吃著便當。

不知道什麼原因遲到了這麼久，空蕩蕩的公車終於搖搖擺擺地開來了，今天運氣很好，司機老遠就看到路旁碰碰跳跳的小乘客，巴士正正的停在站牌前，兩隻猴子上車，用了故作成熟的語氣說：「嘉義、總站、半票！」。這是一台幾乎沒有避震跟隔音的薄鐵皮公車，載著不耐煩的司機，兇巴巴的車掌小姐，稀稀落落的幾個乘客，還有兩個小學生，叮咚作響一路朝嘉義市開去。沒有冷氣又已經曝曬整個上午的鐵皮車，活生生的是個蒸烤箱。而司機跟車掌小姐，卻都有自己額外加裝的專屬電風扇，雖然車內燥熱難忍，但是為了避免灰塵跟打掃，大部分的窗戶還是關著的，只有坐著乘客的窗戶才能打開，讓人吹著也是燥熱不能解暑的南風。從鄉下到嘉義市區，要往南繞過護城河般的八掌溪，搖晃顛簸地將近一個小時，其實熟門熟路常進城的鄉下人，都會在半路上就跨過八掌溪，利用彌陀寺前的吊橋，穿過亂葬崗的河谷，省下將近半個小時的車程。但是此時捷徑上的水泥忠義橋還不見蹤跡，所以鐵皮公車必須繞過半個嘉義，才能從後庄接上市區的柏油路，走過軍輝橋穿過八掌溪，接著路過聖言會輔仁中學、耶穌會立人工商、市立大業國中，然後是有錢人念的崇文國小，再經過被下詛咒沒有男市長的垂楊路大水溝後，進到了南門之後才能算是抵達嘉義市。

兩個小孩都不知道路，想了想走到車門旁鼓起勇氣問了車掌阿姨「請問到省立醫院要在哪裡下車？」悶熱的夏天跟每天重複永無止境的旅程，讓每個車上的阿姨都火氣很大，白了一眼的阿姨立刻狠狠地罵了：「我怎麼會知道要在哪裡下車，我又不是你媽。」……「你們也不問好就來坐。」還好車上昏昏欲睡的乘客們都沒注意到這一幕，我們被罵不算太丟臉，只是碰了一鼻子灰。回到位子商量了老半天，兩個人很聰明的決定先坐到圓環附近的總站，那裡人很多，應該很容易問到省立醫院的位置。但是綠色的嘉義縣公車這次並沒有到圓環也沒有往火車站開，而是繞了半圈圓環之後，就直接開進了一條從沒看過的路，最後停在火車站北邊的一個加油站旁。完完全全陌生的終點。繳回三塊五角的半票票根給車掌小姐，快步地跑下車，雖然很徬徨，但還是難忍心裡的歡喜——終於到了繁華的嘉義市了，這次的旅行只有兩個小孩，沒有大人嘮嘮叨叨管教

的束縛，而且我們還有一口袋的錢。沿著大路走快到火車站的店家開始繁榮，先出現幾家垂著門簾，陰暗不已點著暗紅燈光的破爛旅社，接著會出現彈子房跟一排排放在騎樓的電動玩具。那時候最紅的電玩遊戲是"放屁車"跟"企鵝推冰塊"，打一次要投一個五元大硬幣，有三台車可以玩。我們停下腳步，說著腳好酸休息一下，其實只是忍不住電玩的誘惑。一開始先站在騎樓，傻傻地看著大我們五六歲的輟學少年仔，他們留著長髮帶著不屑表情，帥氣的抽菸，只需要用幾根手指頭，就可以操縱畫面上的方塊車。也不知道看了多久，兩人難忍誘惑仔仔細細的商量了一下，決定合出五元打一局就好。一局電玩只有三隻碰碰車，所以我自告奮勇先搶打分數，這樣破關後就會多送一隻湊成四隻碰碰車，才能公平的分給兩個人。只是一定要破關的壓力讓我手忙腳亂，才剛開局三隻車一下就全死在我的手上了。阿明反應不及，看到遊戲沒幾分鐘就結束了，回過神大怒對我咒罵著說：「我自己投錢買，你只會唬爛給人騙，你家全厝死掉！」

不知道過了多久，好像也沒有多久，數不完有多少隻陣亡的放屁車跟死掉的企鵝，只是我已經沒有錢可以再打電動了，早上出門主任給的珍貴綠色百元鈔票，現在都變成小小的一元、五元硬幣了。這才警覺我們還有事情沒做完、還有路沒趕，我清醒了過來到處去找阿明，他傻傻地蹲在電玩店門口的馬路旁，看到我也沒說什麼，過了良久，我問：

「阿明，你還有剩多少錢？」

「我剩三元，啊.....你哩？」阿明垂頭喪氣的低著頭說著

「我還剩十四元。」我想了下接著說：「啊，你都沒有留錢下來坐車噢！」發現數字上的優勢，我趕快責備朋友好掩飾我的心虛

「啊，你是多多少少啦！」阿明不甘示弱地回著，也趕快反擊說著：「啊，還不是你先說要打電動的！」

兩個人都知道無論是三元還是十四元，我們兩個都已經捅出滔天大禍，蹲在路旁默默看了好一陣的車子，阿明終於打破沉默

「阿宏，你借我四元坐車，等下我再叫我媽還你。」

「嗯，好！」

「等一下我叫我媽給我們錢吃飯，我們再回去。」——「啊！你不要說主任有給我們一百塊。」阿明細心的把說帖漏洞都補齊

「嗯，好！」我也連忙接上話題，彷彿這樣就遮掩了花去巨款的滔天大罪。

沿著大馬路直直走，找到火車站後右轉，終於穿過一直擋在我們跟醫院之間的鐵軌，一路上問的路人都說著，「省立就是順這條大支路，直直走落下去！」突然間幾滴大雨點斷斷續續打在馬路，西北雨的大雨點打到人會痛，打在地上像子彈般的濺起塵土。而最後一次地問路：「叔叔，請問省立醫院在哪裡？」——「頭前！」被問路的年輕人頭也不抬的指了指了前面，他急著收東西進屋內，根本不想知道小孩有沒看懂”頭前”到底在哪裡。我看看阿明，兩人深知如果現在又淋了一身雨，等下大人發現定是一頓好打，不約而同兩人開始拔腿狂奔，希望搶能在大雨之前趕到醫院裡面。

西北雨大把大把的灑下來了，又大又直的雨箭像餐廳裡大把掉進沸水的義大利長麵，才幾步之遙就在跑進醫院門簷下的前一分鐘，我們還是淋的全身濕透了，橘黃色的國小帽子擋住了雨水，但是白色的制服緊緊的貼著身體變成了半透明的肉色，而深藍色的短褲現在已經全部都裝滿了水，身上跟口袋的雨水順著褲腳沿著結實的竹竿腿一路流進了襪子鞋子，現在我們每踩一步就會發出一個唧轉聲音，然後在路上留下兩排濕濕的小腳印。西北雨一來氣溫便驟降下來，即使連剛剛找到目的地醫院，興高采烈的兩隻野猴子也忍不住猛打哆嗦。

嘉義市區走了一下午，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媽媽，又渴又累的兩人開始失望害怕了，在醫院裡繞了許多重複的路，又轉回剛剛路過很多次的廁所，就著自來水龍頭趕快喝了幾口水，接著偷偷的跑到廁所旁陰暗的樓梯旁，找了個台階坐了下來歇歇小腿。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兩個原本是無法安靜的野猴子，現在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坐在台階上，抱著腳把頭枕在自己的雙膝上，不知到過了多久，突然不知道想到什麼，也許只是為了打破害怕而要說話，我突然問：

「阿明、你爸呢？」

「我沒有爸爸，我爸沒有要我們！」

「為什麼？」

「不知道。」

.....

「人家說我媽沒有結婚，我媽一定要生我，然後我爸就跑掉」

「但是我爸是工廠的經理，很有錢！」——「在潭子那邊的工廠」

「後來我媽就搬回來嘉義找我阿嬤」

.....

「嗯！」

「有一次我舅舅有回來，他有拿玩具給我，還拿很多漫畫給我。」

「我舅叫我長大要記得去找我爸。」、「然後要記得拿錢回來養我媽媽！」

「後來，我舅舅翻我書包，結果就看到我上次考很爛，作業又被罰寫，我舅就開始罵我」

「後來，我舅說書讀成這樣，叫我趕快出去找我爸爸，不要待在這裡害我媽媽。」

.....

「嗯！」

「我媽在煮菜，就衝出來很生氣，叫我舅舅走。」

「我舅舅說：『所有人都跟妳說不要生，妳就一定要生這個白癡』」

.....

「嗯！」

「後來他們兩個人就開始互相罵。」——「阿嬤一直叫他們不要說了。」

「後來我舅就罵我媽不要臉，出去讓人家X免費的，X完還不用收錢。」

「我媽就咬我舅」、「後來我舅舅就打我媽。」

「我跟你說嘞——」，「我媽後來被我舅舅一直打，臉都黑青，她都沒有哭，很厲害吧。」

「我媽真的很厲害，我舅打她超大力，但是我媽都沒有哭，還一直咬我舅。」

「我舅跟我媽全身都是血。」

「我都不敢出去，躲在後面看。」

「啊，你阿嬤呢？」我聽故事正著迷，突然想起來還有個重要人物。

「死掉了啊！」阿明雞同鴨講的回著我

「噢！」「不是啦，我是問..... 噢！沒事啦.....！」我也不知道該問什麼，便隨便地回了。

又沉寂了很久，疲勞跟徬徨讓人沒有動力聊天，不知道多久，我彷彿是想起來，故事裡的英雄都要交換祕密，才能當作換過投名狀的歃血兄弟，我突然轉頭跟阿明說：

「我沒有媽媽！」

看著阿明趴著沒有反應，我決定要把瘡疤全都挖開，讓兄弟誓約的血流出來，接著說道：「我媽媽生我的時候死掉，所以我爸爸討厭我！」

「為什麼會死掉！」阿明真的嚇了一跳，抬頭想了想，有點不解地問。

「我不知道，但是聽人家說，我媽說她一定要生我才死掉的！」我很神秘的回著說

「你怎麼知道的？」阿明追問：

「我偷聽到的！」我又接著說「人家也是說叫我媽不要生我！」

「嗯！」阿明很認同的用力回著

「我爸說要送我走！」我接著說：「送去天主教當神父。」

「但是我爸說他要回大陸的時候，會再去領我，再帶我回去給我奶奶看。」

「我爸說他要上班！不能再帶我一起住了！」

「嗯！」阿明也想了想，接著默默地回著：

「我媽說她要我在一起，她要顧我長大！」

「噢！」

「你爸什麼時候要送你去天主教？」過了一晌，換阿明打破寂靜問著

「我不知道！」

.....

阿明彷彿又想到了什麼，轉頭跟我說：

「欸！阿宏，我後來要跟我爸要一百萬，我要買房子給我媽住。」

「嗯！」

「你如果沒有要回去大陸，可以跟我們一起住。」阿明默默說著，但聽不出是不是真心邀請

.....

「我想要殺掉我爸！」可能是忌妒阿明的敘述，我突然冒出這句凶狠的話。

「啊！」阿明又再一次吃驚的抬頭，但是隨即就開心的笑著說：

「哈哈.....好！我也要殺掉我爸，我還要殺掉我舅！」

「好！我幫你！」，「不過你要先拿到一百萬。」

「好！」，「拿到錢就殺死他們！」，「好！像"天眼"演的那樣」

「好！」，「我要當劉組長，你當老金。」

「不是！我們是殺人犯啦！刑警會抓我們」，「好！沒關係！我們是兄弟」

「好！那我們回學校跟老師說，我們要參加柔道隊。」

「好！還有田徑隊。」

「好！」，「我也要！」，「一起！」，「好！一起！」

「那我們要念大學，當工廠的經理。」

「好！」，「我要當老闆！」

「好！」，「我也要！」，「一起！」，「好！一起！」

「那我們要振作！我們要堅強！」

「對！我們是最堅強、最勇敢的少年隊！」

跟電視情節一樣，當我們兩個主角在查案搜尋的時候，別人也悄悄的盯上我們了。護理站一位年近中年，微微圓臉有點福態的護士阿姨，早早就注意到這兩個突兀的疑犯，常常有竊案發生的醫院，這兩個小孩在醫院裡閒晃了好幾個小時，怎麼看都令人疑竇。就在快交班吃晚飯前的空檔，我們又一次出現在她面前，又一次鬼鬼祟祟在每張床前東張西望像在偷東西時，她喊住了我們，接著便使勁地拉著兩人的手，回到了護理站。看著好像在生氣的阿姨，我們兩個人東倒西歪的回答著，我們是中埔鄉國小的學生，今天是自己坐公車來醫院，因為有迷路，所以淋了一身濕。聽著我們答非所問，所有事情都說得不清不楚，護士阿姨並沒有跟老師或是街上的路人一樣大發雷霆，她只是默默看著阿明跟我，聽著我們不停的反覆說著同樣的話，終於她聽清楚一個有意義的句子：「我爸爸跟阿嬤都死掉了，我們是來找媽媽的。」阿姨接過我們口袋裡掏出來的紙條，仔仔細細的看著已經濕透又皺皺破破的文字。這張早上主任給我們的重要紙條，上面證明我們不是逃課逃家的壞孩子。我們終於說完所有能說的句子，空氣突然凝結了起來，白淨圓潤好看的護士阿姨默默的又想了好一下，突然好像明白了什麼便站起了身，她並沒有責備我們，只是吩咐我們留在護理站別再亂跑了。阿姨指了兩張椅子，接著還拿了營養口糧跟牛奶給我們，最後拿出白蘭香皂跟綠色毛巾，囑咐我們吃完餅乾就去洗臉，順便把身上的雨水擦一擦，要盡量仔細擦乾免得感冒了。話一說完，從頭到尾都沉默不語，但是讓人安心喜歡的圓臉護士阿姨就離開了。

我跟阿明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今天的一切事情實在太順利了，閒晃了一天，在城市裡到處亂跑，還亂花了很大筆錢，連淋濕了一身雨也沒有人責怪我們。現在有牛奶跟餅乾可以吃，還有電風扇可以吹，三口兩口狼吞虎嚥的吃完牛奶、餅乾，還來不及去把臉洗好身體擦乾。又有兩個年輕護士出現在眼前，沒多說一句話只叫我們站起來跟著走。我和阿明連忙拿了杯子、盤子要去洗，這兩位很年輕的護士姐姐很詫異的看著我們，問著我們拿盤子、杯子要幹嘛？聽到我們要找地方洗東西，她們愣了一下接著就輕聲地說著：「好乖，不用洗了。你們好勇敢，杯子碟子放在桌上就好了！」

就在我們走來走去找過好幾次的迴廊，有張床上躺著一直找不到的媽媽，記憶中的媽媽長年在烈日下做苦工皮膚黝黑，但現在找到他的剎那卻很驚訝發現，她衣服緊緊包

覆下的皮膚，其實是淺淺半透明的白色，而不是熟悉的骯髒深褐色。也許是媽媽工作時永遠包著保護的頭巾跟斗笠，所以我們也從來不曾仔細看過她。此刻沒有斗笠跟頭巾的媽媽，相貌清秀完全跟記憶中的女農不一樣。媽媽跟阿明一樣都有很長的睫毛，一對緊閉但是大大的眼睛，還有堅挺好看的小小的鼻子跟薄薄的嘴唇。媽媽有點驚訝的醒來看到了我們，我們很興奮很開心的圍著媽媽，急著要報告今天一切有趣的事情，自己坐車、走路、完全沒有迷路也沒有搗蛋，一路上所有的大人都稱讚我們，最重要的是連幾個醫院的大人物，護士阿姨都稱讚我們很乖、孝順又很勇敢。只是媽媽很安靜，無論我們多麼聒噪的搶著說話，還是問著媽媽什麼，還是護士又來問了什麼，她都只搖頭不說話，但是有時候好像想起什麼幸福的事情，媽媽突然會睜開眼睛仔仔細細的盯著我們，她細細打量我們的模樣，恍如是在利用現在當下，仔細地記下相貌的每個細節，彷彿是深怕在須臾分離之後，就會完全的遺忘，現在如果沒有好好地烙印在記憶中，即使是相依為命的親人，以後在路上相遇也不會再認識了。

記得走廊是熙來攘往的地方，來來往往的人裡只有查看點滴流速的護士小姐會停下來，我們兩個小孩也不知道該問護士什麼該說些什麼，但都站的挺挺故作成熟大人般地看着護士，每一次護士阿姨或是姊姊短暫的停在我們照顧的病床前，都會稱讚我們兩個很勇敢，然後提醒我們要幫媽媽濕潤一下乾裂的嘴唇，只是媽媽的嘴唇一碰到冷冷的濕棉花球，就會驚醒然後搖了一下頭。這樣的反應，卻讓我們覺得是完成了一次治療的流程，看到媽媽驚醒的傻傻模樣，有時候還忍不住偷笑了起來。護士例行的來來去去像是定心丸，媽媽的模樣也漸漸穩定下來，所以我們也漸漸輕鬆下來，不多久小朋友的童稚又再度發作，便忍不住開始打打鬧鬧，直到旁邊的病患家屬生氣罵人才安靜下來。

外面大馬路上喧鬧的車聲跟人聲已經慢慢褪去了，但醫院裡卻是越來越熱鬧的喧囂，探病的訪客還有換班的家屬急切著交換的病情跟醫院的小道消息，看護們交換著幾代留下來的祖傳密方，有人說著何處的乩童比較靈驗能詢問神明改善病情，或是打聽紅包禮數跟插隊排床位的門道。而交換班的家屬帶來的便當提醒每個人，此時黑幕慢慢降下已經是晚餐時刻了，跟我們一樣咕嚕咕嚕想著覓食，還有凶狠碩大的蚊子，一群一群繞著排不到病房的病人。不多久，靠近門口的家屬點起了一圈圈的蚊香，刺鼻的化學藥劑味很快就引來怒氣沖沖的醫護人員，要求蚊香再往外面移動些，另些有備而來的家屬便幫病人掛起了綠色或白色的蚊帳，而我們這些才剛入院的新家屬，便只能用著扇子或是衣物輕輕地幫自己跟病人驅趕著欺善怕惡的蚊子。

有我們的陪伴，媽媽又再一次靜悄悄地的睡著了，緊蹙的眉毛已經放鬆下來，滾燙的額頭也好像有點退燒下來，只是瘦小的四肢還是冰冷不已，我們兩個很小心地注意看著，確定沒有任何一隻蚊子趁我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咬她。今天的蚊子很好，只繞著我們兩人瘋狂打轉，一不留神就咬了我一大個包，但是媽媽的臉上跟身上並沒有半隻蚊子，也許我們跟"吳猛餵蚊"的故事一樣感動了蚊子，也許蚊子就本能知道了什麼，不想去打攪失去新鮮的殘破軀體。無論什麼原因，我們小心地看護著媽媽，這一刻讓她好好沉沉

的睡著，是我們最認真的工作，只是這枯燥的工作，還有被蚊子苦苦糾纏，兩個沒有耐心的小孩，現實的飢餓不一會兒就纏上身來了。

兩個小孩兒中午荒唐的揮霍，跟很多年後從窮人變成暴發戶的行徑一樣，花錢買刺激之後就會花更多的錢、追求更多刺激，這樣惡性循環不多久就會出現嚴重的後遺症。現在，翻遍了口袋，數了無數次之後，兩人全部的錢還是只有十七塊，問過附近的家屬，強佔醫院圍牆開業的麵店最經濟划算，但就算兩人合吃一碗最便宜的陽春麵也需要十二塊錢，加上滷蛋還要兩塊錢，如果再加上坐車回鄉下兩個人就是要七塊錢，這樣的預算總計就是二十一元，後悔不已的兩人怎麼也沒想到中午那一刻，只要少打兩次電動玩具，一切問題就全部解決了。左想右想也湊不出我們短缺的四元，我忍不住跟阿明說：

「我們跟你媽拿一點錢去吃麵好不好」

「我媽在睡覺！不要吵她啦！」阿明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噢，好！」我很有義氣的回著「讓她多休息！」

只是飢餓的念頭一旦動了念，先是輾轉飢腸會在空空如也的肚皮反轉不停，接著就是上下顎之間的唾腺不停的流著口水，最後是五感的嗅覺、聽覺還有視覺完全被食物的幻覺所綁架，所有的本能都逼迫我們一定要找出一點東西來咀嚼。又過了一下，看著前後病床的家屬嚼著牛肉乾、魷魚絲，我完全再也無法忍受，我轉頭看著阿明，阿明也看著我。

「那我們找一下她的皮包，看有沒有錢」邊說著，我站起來熟練地看看有沒有皮包的痕跡

「沒啦！阿宏，你莫啦。」阿明恐懼的回著，伸手擋住我。

「上次我偷錢去打電動，我媽一直哭，她還一直撞桌子說要死，我不敢！」

「好啦！我也是一次偷錢去打電動，差點被我爸打死。」阿明一說完，我也想起來偷錢的嚴重性

「我記得..... 哈哈，你整條大腿被打都是黑青，你還想騙大家說是被鵝咬的。」

「根本都沒有人相信，有夠白癡的！」想起我的窘事，阿明突然開心了起來。

「你才白癡！要不然你要怎麼說？」我憤憤不平的回著！但是飢餓的感覺實在太難過了，兩人立刻就消失了爭吵的動力。

「要不然，我們先去吃麵，晚一點我去看看有沒有錢可以偷拿」

「不要啦，這裡是嘉義，偷東西被抓到會被打死！」

「好啦！我會小心啦！」我停了一下，想了想又說「我好餓！我們先去吃麵啦！還有一點錢」

「好啦，那媽媽誰顧？！」阿明謹慎地問著

「我先顧啦！」我想了想又謹慎地跟阿明確定著「你先去吃，我等下去找你，留半碗給我」

「好啦，我先點，然後我趕快回來跟你說我在哪一攤」阿明很清楚我的不信任，趕快回答著

「那要不要買給媽媽吃？」阿明正要出發，又突然轉身問我

「我們先吃，她醒如果肚子餓我們再去買。」

「還是我們包清湯回來，她晚上餓，人家收攤了！」

「好，包清湯，要不然她肚子餓。」

兩個小孩跟情報員執行秘密任務一樣，靜悄悄的溜出去又兜了回來，熱湯麵已經下肚，戰鬥力跟生命指數又補滿了，現在我們精神抖擻目不轉睛地看著媽媽，媽媽還是一個模樣的躺在床上，微微淺淺的呼吸，沒有痛苦的容貌。媽媽偶爾張開的眼睛開始有點混濁，醒來的表情總有點失神，沒法子對焦我們而是望著遠方，我們很擔心地試著叫媽媽，然後就模仿電視裡的劇情，問著她「要不要喝點湯？還是那裡難過？」但總要問了好幾次，她才會眼神空洞的看著我們，媽媽嚴重龜裂的嘴唇，因為忍痛整個下午都緊緊的抿著，現在開始慢慢鬆開了，只是原本就瘦小的身體，現在好像縮的更小了，此刻幾乎認不出大人的樣子了，媽媽彷彿縮小回到出生時嬰孩的她，那個還是嬰孩的媽媽，是個有很多人疼愛，有很多關心照顧的幸福女孩。我們本能知道媽媽現在很不對勁了，但小孩也只剩下簡單的本能，只能像幼貓幼犬依偎在母親的身邊，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刻的依偎卻是無比的溫暖跟安心。只是晚餐兩人只合吃了一碗麵，跟著安全感而來的放鬆，就是永遠吃不飽的肚子。才沒幾個小時，兩人就不爭氣的開始餓了，而這次空空的小肚皮不但只有咕咕的叫著，偶爾還開始翻轉地絞痛起來，我們再次掏出所有的錢仔細算了一下，這次連算也不用算，拿在手裡的銅板早已不夠再吃一碗麵。下午揮霍玩電動已經花光大部分的錢，剩下的連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

雖然媽媽的樣子還是怪怪的，還好床前的點滴令人安心的穩定滴流著，我們知道只要點滴還在穩定地滴下，媽媽就應該還是好好的。只是小孩子的善忘跟沒有耐心，我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幫媽媽濕潤嘴唇，也沒有注意到她泛白的嘴唇又開始嚴重龜裂了。不知道過了多久，固定巡房的護士姊姊又出現在床前看了一下，但是這次很奇怪，她什麼都沒有做，也沒有問我們半句話，突然一下就轉身走了。不多久，出現了從沒見過的白袍醫生跟兩個穿灰色衣服的人，很年輕的醫生仔仔細細的摸了摸媽媽，又仔細端詳了床頭的寫字板。幾個大人交頭說了幾句話，接著灰衣人就想伸手把救活媽媽的點滴拿走，

看到最重要的點滴被收走，我們嚇得手足無措，知道自己不是成年人對手，小孩子並沒有能力勇氣上前阻止什麼。一轉眼，白袍年輕醫生不知道在什麼空檔也消失了，灰衣的男人開始收著各式各樣的器材，我們忍不住拉著被單枕頭，想阻止灰衣人繼續往下拆掉裝備，忽然一位年老的護士婆婆出現，有點怒氣凶狠的跟我們說「你媽媽死掉了，你家的人呢，你們家的大人呢？」才剛剛看到最重要的點滴居然被收走，但我們卻無力抵抗或阻擋，現在大人又開始問著整天反覆的問題，我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了，兩個小孩木然只會搖頭。周遭陌生的大人們看到熱鬧便默默圍了過來。突然有人幫腔回答「整天就只看到兩個小孩很皮，沒看到大人來管教。」聽著責備的話，有一個站在最前排看戲的阿姨突然抽噎哭了起來，接著整個圈子裡的觀眾都跟著掉起眼淚了，而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耳朵開始聽不見大人問的問題，眼睛前的一切也都模糊起來，好像是滾燙的眼淚不聽使喚地掉出來了。其實我們也不用聽見或看見，這些問題我們已經回答太多遍了，這一整天我們一直反覆地回答每個大人：「我們沒有爸爸，我們來醫院照顧我媽媽。」

在這一刻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要哭，也不知道我們應該憂傷什麼，今天是我們很开心很幸福的一天，除了不小心把錢花完，今天發生的一切，我們都處理得非常很好，我們現在只是很茫然，不知道為什麼要把我們的點滴拿走，也不知道我們仔仔細細照顧，沒有被半隻蚊子叮咬，也沒有抱怨喊痛的媽媽，為什麼沒有好起來。而現在這一刻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麼多的問題而嚇呆了，只是看到大家都哭了，所以我們也莫名其妙的跟著哭了。直到這一刻，看著人們同情的眼神，我才發現我們跟別人不同。我們是很可憐的小孩，除了媽媽，沒有其他人盼望我們來到這世上，我們沒有神明或親人的祝福，所以在不幸跟痛苦的人生中，應該要常常的愁眉苦臉，或是悲傷痛哭才能符合旁觀者的期望。

我沒有印象那天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只記得我們累壞了，陪著一個個的觀眾哭完之後，就昏昏沉沉的在某一個角落陪著媽媽睡著了，在那天之後我只見過我的同學蔡 X 明一次，便再也沒有彼此的消息了。但是從那個事事成功順利的一天之後，我知道我們是最幸福的孩子，我們的媽媽比世上所有男子漢都更勇敢，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放棄生命跟所有幸福，而我們是擁有媽媽全部的愛才被生下的孩子。而在那個挫折不斷又一次次站起來的一天之後，我很確定我們今生都會是跟媽媽一樣勇敢的人，今生今世都不會有什麼困難可以難倒我們，只是這樣的勇敢跟堅強，永遠都有一點點的遺憾跟內咎。

隔了將近幾十年，這其間又送走許多長輩跟朋友。慢慢的我本能地知道垂死的人大概還剩多少時間，慢慢的我莫名地知道無論是還在劇痛，或是已經開始失去意識的病人需要什麼。但是無論我做了什麼去贖罪跟補救，只要孤單一個人走過台北火車站或是五權地下道，看到牆角一具具骯髒褐色瘦弱不堪的身體，阿明的媽媽就會走出來，默默的也躺在那裡，我會看到其中一具殘破的瘦小的身體有著龜裂的灰白嘴唇。而這乾澀龜裂的嘴唇，讓我明白這是人生最大的遺憾，而這幻影其實只是參透人生後深深的內疚。

有一天我也會忘記人生的每件事，但是我的內疚會一直很清楚，我記得幾十年前，媽媽的嘴唇已經變白嚴重龜裂了，而我們兩個該死貪玩的混蛋小孩沒有幫媽媽一直濕潤嘴唇，她的嘴唇全都裂了，一定很痛，這輩子逆來順受的人生，她早已經忘記可以抱怨或是求助，而幫她擦擦弄溼嘴唇是我們唯一能幫他做的，但是我們沒有，我們那天下午，整個下午都只顧著玩。